

剑气严霜

第四十章绝路逢生

花和尚皱眉道：“鹰王你先冷静下来，咱们再谈谈那位年轻女施主的海底——”

鹰王凶睛一翻，道：“海底？你不是说她来自燕宫么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那位女施主的武功来历，不用说是与燕宫有关了，闻说燕宫双后有个侄女，外号唤玉燕子，将来很可能继承双后的衣钵，成为燕宫主持之人，如果洒家猜得不错，那玉燕子应该是眼前此人了。”

鹰王道：“管她什么活燕死燕，咱老鹰……”

花和尚冷冷打断道：“鹰王你只知成日与飞禽走兽为伍，苦练奇门邪功，却不知如何使用脑子，那女施主若真是玉燕子，怎么会无端来到死谷？又怎会轻易为你所擒？这其中缘由，你难道不愿意费心去想一想么？”

鹰王怪笑道：“那小妮子天堂有路不走，却要闯到此地送死，咱有什么办法？再说咱鹰王的功夫你又不是不晓，一个女娃儿还不是手到擒来，丝毫不用费力……”

花和尚听得有些啼笑皆非，道：“施主功夫高明诚然高明了，但自问比起燕宫双后如何？”

鹰王瞠目无法作答，须臾始讪讪道：“双后与灵武四爵、摩云手同为当世武林有数异人，她们的武功或许要比咱高出一等。”

花和尚冷笑道：“恐怕不仅只高一等而已吧？连甄定远、武啸秋那等盖世高手都不敢正面与双后相抗，鹰王你更不用谈了。”

鹰王满面涨红，咆哮道：“秃驴！你敢小觑咱老鹰？”

双目之中射出凶悍狂厉之气，怪笑声中，挥臂一掌劈去，一时但闻掌风呼呼，阴风寒气罩住花和尚。

花和尚似乎已预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，早有防备，鹰王一掌犹未劈至，他袈袖一拂，内家真力藉袖拂出，轰然一震后，鹰王竟被迫退了半步。

他嘶声号叫一声，身躯半弓，宛如苍鹰平掠，一掌僵直不弯，对着花和尚直扑过去——

花和尚蓦然感到劲风压体，但觉对方出手直若风雷迸发，凌厉异常，向后闪退不及他迅疾，只有出手硬架，当下双手疾沉，五指上翻拂扫对方腕脉。

这一式反击得恰到好处，顿时制住对方的攻势，死谷鹰王仓卒中无法立刻运气护住脉穴，只有移身向侧避开。

鹰王鬼叫一声，方欲举掌再劈，花和尚冷冷道：“得了，施主还是省省力气，用来对付谷中的敌人吧。”

鹰王闻言挺直身躯，放弃了进扑之势。

花和尚道：“你连洒家都胜不了，更遑论双后了，那玉燕子一身功夫据说已得东后蓝燕真传，竟会轻易为你所擒，岂非咄咄怪事？”

鹰王大怒道：“要再试试么？”

抖手从颈上取下那串磷光闪烁的骷髅，凭空挥了几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举步迫近。

花和尚哈哈笑道：“见微知著，你在三五招内没法将洒家制服，那么再过三五十招还是一样的局面。洒家可不惧你还有什么其他看家本领——”

说着仰天大笑不止，单掌暴张如爪，另一手居胸横摆，三指拈住架袖，

无名指微微翘起，与树梢枝叉毫无两样。

死谷鹰王睹状嚎声一停，瞠目道：“秃驴，你这一手叫什么名堂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不算什么，只不过是用来吓唬三岁孩童的把戏，施主听过‘五指叉’这个名称么？”

言词之中，隐隐讥讽对方为“三岁孩童”，死谷鹰王头脑简单，却不曾听得出来，只见他面色由青而白，喃喃道：“五指叉？……五指叉？……敢情你便是数十年前，仗着五指叉功夫行遍中原无敌手的行脚僧人，嘿嘿，原来昔日的行脚僧人，便是今日你这和尚，怪不得能在咱老鹰掌下全身而退——”

花和尚淡淡道：“鹰施主足不离谷，已历三十载，直到最近方始出山，消息倒也灵通得很。”

鹰王道：“武林中尚有何事能瞒得过咱老鹰的耳目，我问你，那行脚僧人在江湖上一向独来独往，你若是那行脚僧人，缘何却肯居于人下，屈为绿屋秘使？”

花和尚神色一变，道：“施主可听说过流浪剑客其人？”

鹰王道：“便是你生平所遭到唯一挫败的对手么？听说那流浪剑客在你气焰最盛时向你邀斗，以一个抽剑动作就把不可一世的你吓跑，嘿！可见你胆力到底有限，若换了咱再不济，也不至于在未动手之前便逃之夭夭……”

花和尚沉着脸庞，道：“施主若知那流浪剑客的真实名姓，就不会笑得出声了。”

鹰王道：“你说罢，那流浪剑客是谁？”

花和尚一字一字道：“职业剑手谢金印。他显然有意隐藏真正身份，才化名为流浪剑客。”

鹰王双目发直，呐呐道：“你的对手既是谢金印，那就没有话说了。莫非你屈为绿屋秘使，亦是与他有关？”

花和尚颌首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鹰王道：“你此来系代表绿屋夫人，咱到底不便与你为敌，适才不过为你言词所激，含怒出手，并非一定要与你比划不可，你可有话欲代绿屋夫人传到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自然有话待传，不过吩咐者却非绿屋夫人。”鹰王讶道：“不是她又是何人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传话音是绿屋二主人女娲，她近日闻悉一道消息，燕宫门人极有可能踩到死谷，察探隐情……”

鹰王惊讶万状，道：“然则那女娃儿竟是故意让我生擒了，可恶，可恶，待会儿总得教她懊悔此行，尝尝咱鹰王的摧心裂骨手段——”

花和尚冷冷打断道：“摧心裂骨手法，不能再用啦。”

鹰王道：“这却为了何故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施主用摧心裂骨掌力，将燕宫东后所送交香川圣女的百名宫婢击杀半数，燕宫门人循着这条线索，才追查到死谷里来。”

鹰王错愕道：“袭杀宫婢是绿屋夫人之授意，讲明只要咱办得成此事，便送我三颗能增长奇门邪功的大莽丸，她交与你带来了没有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别急，你要那大莽丸也不必急于一时——”

鹰王道：“说得倒轻松，咱多年来苦练火鸟爪，总不能达到登峰造极之境，只练到八成火候左右，若有大莽丸药力引导，便可功德圆满了，和尚你

还不将药丸拿来？”

花和尚道：“大莽丸自然是得给你的，但须在你除去谷底那三人之后，才能交与你……”

死谷鹰王凶睛一翻，紧紧盯住对方，花和尚却一点也不畏惧，冰冷地回瞪着他。

有顷，鹰王始移开视线，发出一声啸号，声音有如夜枭骤鸣，显得异常凶悍暴戾。号叫声中，危崖边缘突然出现十余条人影，似为鹰王的号声招引前来，个个面目狰狞，杀机森然。

死谷鹰王视线从他们的身上扫过，那十来个汉子俱都垂首默然，流露出一种畏惧的神态。

花和尚皱眉道：“这些人都是你的手下？”

鹰王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咱已想出收拾那一女二男的计策，先用这十余名下属，三三两两不断缘绳下去，轮番攻击，他们杀不胜杀，到最后势必心寒手软，一待咱亲自出手，便只有俯首就戮的份儿。”

言罢纵声狂叫，花和尚亦大笑应和，道：“此计闻所未闻，当今世上也只有施主想得到这等奇计来对付敌人，只不知你的手下明知落谷之后有死无生，是否还愿意遵从？”

鹰王道：“和尚你等着瞧吧。”

张口发出一声尖锐的啸声，盘旋在谷上的数十只兀鹰再顾不得伤人，倏然间全部飞离绝壑，踪影杳然。

此刻早有两名彪形大汉抱来两捆麻绳，鹰王点点头，那两人迅速将绳子系在自家腰间，另一头缚在一棵大树上，等待着鹰王发出命令。

其余诸人则手舞足蹈，狂呼怪叫，气氛陡然变得十分凌乱可怖。

鹰王阴恻恻一笑，厉声道：“下去！不要想活着上来！”

那两名汉子应命往前一跃，借着绳索的力量荡离危崖，双手抓住绳索，迅速向谷底攀落。

他们身方落地，便叫吴非士及玉燕子一人一掌击中胸口，分别发出两声惊心动魄的惨叫，尸横当场。

崖上诸人都已瞧到他们两人毫无抵抗便遭击毙的一幕，那十数名汉子眼看同伴惨死，不觉生出感应，齐然露出惊骇之色。

鹰王厉叫道：“下去！下去！”

他一连呼叫了数声，却没有后继者攀绳落谷，那十余名汉子生似陡然清醒过来，再无人肯下去白白送死。

花和尚冷笑道：“你的手下不肯听命，只有难为施主亲自下谷去对付他们了。”

鹰王咆哮不止，一对凶睛骨碌碌地四下转动，围绕在四下的人悉数沉寂下来，畏惧地望着他，但却没有一人移动足步，鹰王叫嚣了一阵子，狂态陡然收敛，挥起一掌劈在身边一名高大的汉子身上，那汉子应掌而倒，登时气绝毙命。

其余诸人惊恐之色毕露，呼啸一声，纷纷作鸟兽逃散，但他们犹未来得及逃出寻丈之外，倏见破空人影一闪，一股无形真力自侧方遥撞过来，一霎之间，方圆丈许内尽是铲影。

那十数名汉子但觉晶瞳一花，脑袋已吃兵器扫中，血花四下飞溅，死状之惨，人寰罕见。

死谷鹰王愣愣立在当地，回首一望，只见五步外花和尚有如渊停岳峙般地仁立着，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只方便铲，铲上沾满鲜红的血渍。死谷鹰王望着那刺眼的斑斑血渍，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你——你竟在瞬息之间，干掉了咱鹰王十七个手下？……”

花和尚淡淡道：“这干人临阵退却，罪无可逭，洒家不过代施主执法罢了，罪过，罪过。”

他若无其事地说着，举步跨过地上横陈的尸身，缓缓走到死谷鹰王面前，一字一语说道：“时候不早，施主也该下手了。”

鹰王阴森森地哼一声，道：“咱老鹰属下虽有抗命的意图，也不用你越俎代庖，待咱收拾了那三人后，这笔帐还是要算一算的。”

花和尚冷静地如同铁石，道：“施主若有意赐教，洒家自当奉陪。”

鹰王纵声狂笑，朝谷下大叫道：“谷中诸人听着，汝等已被困死，还是自行了断吧，否则待咱家落谷后，可没这么便宜了！”

狂笑声中，一手抓住绳索末端，迅速缘绳攀猿而下，那花和尚眼看鹰王的头颅在崖边消失不见，脸上突然浮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古怪笑容。

这刻谷底的三人都隐约听到上头杂乱的声响，最后听见死谷鹰王运足中气的恫吓声音，不觉仰首上望，但见一条人影正沿着崖壁缘绳而下，速度甚是惊人，转瞬已降下了十丈许。

玉燕子脱口道：“那是死谷鹰王，他终于亲自下来啦！”

吴非士道：“这样正足以显示出他已力竭智穷，不得不亲自在驾落谷对付敌人，咱们以逸待劳，已操必胜之券，这怪物便交由姑娘打发处理吧，不过你可不能一下子把他杀死……”

玉燕子道：“我下手自有分寸，可虑的是那鹰王武功厉害，比起他的手下来，又不可同日而语，如若我无法在他落地的一刹那将他制服，到时动起手来我势将被迫施展家传杀手，如此一来，就得前功尽弃了。”

吴非士沉吟道：“咱们定必要从鹰王口中问出他无故袭杀燕宫宫女的内情，或者可从而探出宫中内奸是谁，是以万万不能鲁莽行动，以致功亏一篑——”

他目光掠过盘膝而坐的司马迁武，沉声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武功不弱，由你来牵制鹰王如何？老夫与这位姑娘一旁相机把他制服……”

司马迁武苦笑道：“小可极愿效劳，可惜却力有不逮。”

玉燕子诧道：“你怎么啦？可是哪儿不舒服？”

说时美目流转，上上下下打量着司马迁武，关怀之情，毕露无遗。

司马迁武眼望她那柔和亲切的目光，不觉想起方才她在鹰爪下舍命相救，但觉胸口一热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忽然，他想起一事，便有如被冷水浇头，立即清醒过来，默默对自己呼道：“司马迁武啊，司马迁武，你糊涂至此，眼下这位姑娘身份何等高贵，她只是对你略表关切，你就想到那里去了？何况白石山庄还有一位多情善感的沈浣青正望门等你，你若再缠绕情丝，将来又如何面对沈姑娘？……”

他心潮澎湃不定，耳闻玉燕子温柔的声音道：“你，你可是受了内伤？”

司马迁武定一定神，道：“区区在入谷之前便已中毒，适才与群鹰搏斗，妄动真力，毒素突然发作，有亏姑娘及时搭救，目下毒素已然蔓延全身，再提不起丝毫力气，只怕将成瘫痪，难以行动了——”

玉燕子默然半晌，似在考虑一件重大之事，有顷始款款移步上前，自囊

袋中摸出一件物事，道：“你且把口张开……”

司马迁武一愣，见玉燕子正含着神秘的微笑瞅着他，却猜不出有何用意，只有依言张口。

玉燕子那雪白的纤手递到司马迁武面前，将一物塞入他口中，司马迁武下意识用口一咬，倏觉一阵沁鼻清香，顺着喉头流下。

玉燕子道：“快咽下运功！”

司马迁武依言吞咽，倏觉脑际昏沌，全身燥热难当，丹田一股真气上冲泥丸，直欲暴涌而出，当下忙运气作起吐纳功夫来。

吴非土冲口道：“好姑娘，你竟让他服了那灵药么？”

玉燕子道：“你已经瞧见了，何必多此一问？”

吴非土道：“那少林小檀丹乃武林至宝，即便在燕宫也只存有十数枚而已，此番姑娘离宫前，东后慎重交与你二枚，以备万一之用，你却一次让这小子服了，将来姑娘有事时怎么办？”

玉燕子道：“将来的事，将来再说吧，反正眼下我还用不着这丹丸，而此人身中巨毒，眼看便有丧生之虞，我们难道见死不救么？”

吴非土哑口无语，他阅历已多，何尝不知对方心事，却是不便再多说。

司马迁武运功已毕，长身而起，冲着玉燕子一揖到地，道：“大丈夫受人滴水之恩，便当涌泉以报，姑娘两次相救，不啻再造，异日——异日……”

口齿呐呐，再也说不下去，玉燕子微温打断道：“得了，我救你难不成还指望你报答么？……你可是故意拿这话来惹……惹我动气？”

司马迁武惶恐无语，吴非土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因祸得福了，那少林小檀丹非特是疗毒圣品，而且能助长功力，你一口气服下了两枚，可省却十年的苦修，称得上受惠无穷了。”司马迁武更加武惶然，正待回答，旁侧的玉燕子忽然拉了他衣袖一把，道：“你快准备出手，鹰王下降的速度好快，离谷底只有二十来丈了——”

司马迁武下意识定睛望去，只见鹰王正以惊人的速度缘绳攀揉而下，口中不时发出凶厉可怖的狂笑。

笑声在死谷中回震，属引不绝，震得诸人耳膜嗡嗡作响。

蓦然间鹰王笑声一敛，紧接着发出一阵惨厉无比的呼声，庞大的身躯有如断了线的纸鸢，向绝谷坠落——

玉燕子脱口道：“那老怪物失足坠下来了？”

呼呼然鹰王已坠下了十余丈，他凭空翻了几个斛斗，右臂暴长，奋力抓向崖壁间纵横交错的葛藤，却因下坠之势过于迅疾，手指只擦过葛藤边缘，复向崖下急坠。

玉燕子心中涌起一阵寒粟，她深知任何人从那等高度跌坠下来，那是断无生理的了，虽然那老怪物极为可厌，百死不足以赎其愆，但她到底是女儿家心软，紧闭着双目不忍再瞧。

“砰”然一声大响亮起，鹰王整个身子落在一块岩石上，弹起数尺多高，坠落在吴非土足旁。

吴非土哈腰下去，探手摸一摸鹰王心口，发觉他气若游丝，浑身业已僵硬不动。玉燕子道：“老怪物死了么？”

吴非土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了。”

玉燕子颓然道：“如此咱们的一番心血，是完全白费了。”

吴非土道：“奇怪，鹰王一身武功，已是武功中罕见的高手，这数十丈

悬崖缘绳而落，还不是如履平地，如何竟会失足坠下，真真不可思议之极。”

司马迁武亦觉事有蹊跷、视线在四周环视一匝，最后落在鹰王倒卧之处，忽然发现一事，大叫道：“吴前辈，你瞧——你瞧鹰王的手里——”

吴非士皱一皱眉，转目望去，那鹰王双手被身躯压住，是以适才未加留意，他用足踢得翻了一个身，见鹰王手上仍紧紧握住一条绳索不放，绳末齐根而断，分明被人以兵器割断！

司马迁武道：“关键就在这里了，正值鹰王缘绳降落时，有人在崖上把绳索削断了，鹰王便因此死于非命。”

吴非士道：“小哥推断甚有见地，只不知致鹰王于死地的人会是谁？”

司马迁武道：“这个不难查明，崖上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玉燕子急呼道：“这老怪物命大得紧哪，他还没有死！”

吴非士与司马迁武闻声同望，果见鹰王身躯忽地颤动了一下，脸上肌肉微微抽搐着，却无声音传出。

他那奇丑的脸庞，此时已是血肉模糊，格外显得狰狞可怖。

玉燕子勉强按住厌恶的情绪，大声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鹰王微微低喘了两声，胸前起伏不止，始终没有语声发出。

吴非士当机立断，伸出右掌按在鹰王背宫要穴，真气源源导入，好一会鹰王才逐渐平静下来。

吴非士凑近他耳旁道：“告诉我们，那暗算你的人是谁？”

鹰王唇角裂起一阵狞笑，沙哑的声音道：“好秃……秃驴……咱老鹰竟不明……不白栽在你手里……这是天……天意么？……”

玉燕子道：“这家伙神智不清，语无伦次——”

吴非士以指按唇，嘘一声，朝鹰王道：“鹰王，你人已将死，可别将秘密带到地下去，那指使你袭杀燕宫五十名宫女之人，你快说出来吧！”

鹰王断断续续道：“西……西……”仅仅吐露了两个字，双足一蹬，便自落气。

吴非士摸他脉门，业已气绝，他叹口气立起身来。

玉燕子颓然道：“一点眉目都未寻到，而这条线索又断了。”

吴非士道：“那也不尽然，依老夫瞧，那在崖上算计鹰王之人，此刻必不会走，他不将咱们统统置于死地是绝不甘心的。”

司马迁武道：“前辈所言甚是，目下我们置身于这等绝谷，如果我是敌人，首先必将考虑使用一种兵不血刃的方法……”

玉燕子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将用什么方法对付我们？”

司马迁武从口中吐出两个字：“火攻。”

玉燕子道：“这也颇有可能。”

司马迁武道：“崖上的敌人除非不再做消灭咱们的打算，否则首先使用的必是火攻，如此你我纵不被火烧死，也得被浓烟活活熏死。”

玉燕子见他分析入理，不由大为折服，她一直迷惘的望着眼前这风仪不俗的少年，一时意忘却了周遭的险境。

上面突然传来一阵阴恻的笑声，接着一点火星宛如星飞丸掣般飞坠下来，离地面尚有三四丈时，突然化作一团熊熊烈火！

诸人心理上虽早有准备，依旧不免吃一大惊。

玉燕子呼道：“果然用火攻了。”

那一团烈火碰着地面时，火焰四下飞射，一忽里，谷底已弥漫着火舌烟

焰，三人唯恐被火焰射中，忙相继跃开。

吴非士袍袖一拂，一股狂飚应袖击出，硬是把漫空溅射的火焰迫住，可是火星仍然不断从崖上丢坠下来。

百忙中，吴非士朝司马迁武大声道：“小哥你留在此处，只要依样画葫芦，用掌力将火势迫住，老夫与玉姑娘分头过去瞧瞧这绝谷有无其他通路没有？”

司马迁武点点头道：“晚辈省得。”

吴非士及玉燕子相继纵跃离去，留下司马迁武一人独自应付崖上敌人的火攻，他连连催动掌力，逼住火势不使其蔓延，但炙热之感仍然从四面八方逼至，未几已热出一身淋漓大汗。

时间愈久，愈感到炙热逼人，生似整个人已在焚烧，错非他刚服下二颗小檀丹，内功愈见深厚，借着吐纳运气驱散了大半热力，此刻势非变成焦炭不可，饶是如此，他仍逐渐感到不易支撑得住，好在他掌力扑击下，火势亦已稍减，只是浓烟弥漫。

他焦急地忖道：“玉姑娘和吴前辈虽说要去寻找出口，但可能性可说是绝无仅有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如若他俩再不返来，这火势再起我可无法控制得住了。”

正忖间，眼睛被浓烟一熏，霎时泪水直流，等到他再度睁开眼帘，视线所及，忽然发现了一桩怪事——

浓烟中，陡然出现一条白影，迎面向司马迁武走来，那白影每向前跨上一步，浓烟便宛似被一层一层的剥开。

司马迁武只瞧得双目发直，暗忖：“这绝谷天牢分明是个死地，怎么可能会有人闯入此间了，莫非是我眼睛瞧花了不成？”

他揉揉眼睛，那幽灵似的白影已渐渐来得近了，距离他只有数步之遥。司马迁武清了清喉咙，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那条白影身形陡然顿住，与司马迁武相对而立。

司马迁武望着那白惨惨的身影，隐隐透出一种说不出的神秘诡异气氛，不觉心子一寒，欲待再次出口喝问，声音却像在喉咙中给梗住了。

有顷，他寒着嗓音道：“阁下——阁下是何许人？”

那白影不答，两道冷电般的眸子有如利箭，一瞬也不瞬地盯住司马迁武，后者被他瞧得心中发麻，连忙避开他的目光。那白影伸手一挥，浓烟四散，司马迁武紧张一瞥之下，突然发现对方身材窈窕，竟是个女人！

只见那女子披着一件素白色衣裳，从颈间一直披到脚跟，连脸庞上也罩着一方白色面纱，无法瞧见她的庐山面目。

那白衣女子瞪了司马迁武好一忽，目光愈来愈是冷漠，到后来已化为一片森森杀机。

司马迁武暗暗纳闷，陡见那白衣女子纤手一扬，掌力山涌而出，将她一身白衣吹得拂拂扬飞，那劲道之强，竟是司马迁武生平所仅见。

她一出手，便是致命的招式，不知如何司马迁武眼望对方一招攻至，竟然生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。

当下骇然一呼，纵身往后疾退。

蹬，蹬，蹬，司马迁武一连退后三步，却始终没有将对方那致命的招式摆脱掉，他几曾见过这等怪异的武功，几乎使自己完全丧失抵抗能力，但他却又不甘束手待毙，进口大吼一声，欲拼死反击。

这当口，数丈外传来吴非士的喝声：“小伙子，你没有事么？”

那白衣女子闻声掌力霍地一收，司马迁武立觉压力一轻，不由自主喘了一口大气——

火烟朦胧中，隐约可见吴非士与玉燕子的身影连袂奔至，那白衣女子仰首四顾，一手抄起鹰王的尸身，未见作势运力，一下子退飞到丈许之外，紧接着身形凌空而起。

司马迁武大喝道：“哪里走？”

跟着向前疾掠，但到底迟了一步。

白衣女子抱住鹰王那庞大的尸首，身形毫不滞慢，凌空掠起之际，便如蹈虚御气一般，霎时消失。

吴非士及玉燕子相继奔到，瞧见司马迁武异样神色，惑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司马迁武惊魂甫定，期艾道：“那——那人带走了鹰王的尸身——”

吴非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谁？”

司马迁武道：“是个女人，一个白裳素服的女人，面上罩着一方白纱，她在你们赶到之前便自走了，那身法快得令人难以形容，错非我亲眼目睹，断断不肯相信世上竟有这等轻功——”

玉燕子和吴非士相顾骇然，过了半晌，吴非士道：“当今世上较老夫及玉姑娘轻身功夫更为高明之人，只怕不易找得出几个来了，你确信没有看错么？”

司马迁武肯定地点点头，吴非士又道：“这倒是十分惊人之事，你所说的白衣女子无疑和鹰王极有关系。”

玉燕子道：“但她为何要带走鹰王的尸身呢？”

吴非士道：“这个就不得而知了，说不定鹰王身上留有若干线索，那人唯恐咱们发现，又或是鹰王尚可救活，两者都有可能。”

说到此地，倏然住口不语，双目之中精光陡长，司马迁武瞧见这店掌柜的面上，满露着疑惑的神色。司马迁武道：“前辈你莫非……”

吴非士摆摆手，转首望了玉燕子一眼，道：“依姑娘之见如何？”

玉燕子沉吟道：“吴老师以为他在打诨么？但依我的直觉，他倒不像是个善于作伪之人。”

吴非士道：“老夫阅人已多，亦觉得此子颇可相信，但问题是……以他所形容的那个素服女子的衣着形貌，就颇像……颇像……”

玉燕子芳容一沉，接口道：“颇像咱们燕宫西后，是么？”

吴非士道：“除却西后之外，老朽还想不出武林中，尚有何人轻身功夫会高明到这等地步，然而西后怎会离开燕宫到此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玉燕子道：“不错，此人为了何故把鹰王尸首带走，这是问题的关键，犹记得当初东宫拟将宫女百名借交香川圣女时，西后曾极力反对，其后便发生宫女被袭杀半数之事，而凶手又是死谷鹰王，吴老师能否从这一连串的事件中，寻出若干蛛丝马迹？”

吴非士沉思无语，玉燕子又道：

“无论如何，我们怀疑到西后总是太无道理，那素服女子绝不会是她……”

吴非士道：“不说西后不会来此，便是其他人亦无可能进入死谷。”

司马迁武忍不住开腔道：“前辈敢是以为我所说的话，全属子虚乌有

么？”

吴非士沉声道：“刻前老夫与玉姑娘四下勘察，这绝谷乃是一处死地，除却从崖上攀落外，绝无其他通路可以进得此谷。”

司马迁武正欲回答，忽闻“嗤”地一声，一点红光自断崖上头疾坠而下，将及地面时，突然发出猛烈爆炸，但闻“隆隆”声起，火焰四下喷射，火团尚未袭到，谷中诸人便感到炙热难当，全身肌肤若受刀刃刺割。

那场火势原本已为司马迁武扑灭，但这一团火焰坠下，大火迅又蔓延开来，再也不易控制得住。

玉燕子道：“看来崖上那厮定欲将你我火葬于此后已，咱们快想办法冲出去吧——”

吴非士道：“怎么冲法？”

玉燕子举目四望，道：“何不向两边崖壁试试能否攀得上去？”

吴非士打量了周遭形势一忽，道：“两边的削壁最矮处都在五十丈以上，若有立足之点借力提气，连续纵跃，或许须十来次始能跃上崖顶，但一口真气要保持如此长久，天下只怕无人能够办得到……”

司马迁武灵机一动，道：“若说这绝谷是块死地，适才那女子又如何离去的？”

吴非士皱眉道：“真有那素服女子其人出现？”

司马迁武点一点头，目光瞟向玉燕子。

玉燕子道：“时机紧迫，吴老师何不权为相信此一次，那女子所走的是那一个方向？”

司马迁武伸手指了指东面。这时烟火愈来愈烈，三人再无考虑机会，遂施展轻功往东疾掠，不消片刻即来峡径尽头，前面便是万钧巨石，削壁凌云。

吴非士泄气道：“这条通路被巨石挡死，任何人纵然插翅亦是难以飞渡。”

司马迁武不语，仔细打量，突然呼道：

“前辈可曾瞧见那块巨石右角有点怪异——”

吴非士与玉燕子定睛一望，果然瞧见那石中有一极小孔道，外面用浮泥遮盖，若非用心观察着实不易发现。

当下三人立即循着石中孔道鱼贯钻身进去，行了一会，果然穿出巨石，但见地势豁然开朗，展开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如茵旷地，远山近树，浓淡参差，有若图画。

司马迁武正自观察周遭景物，忽闻吴非士喃喃自语道：“那一辆马车……曾经在翠湖出现的那辆马车……”

声音低沉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怪，司马迁武循声而望，只见远处依稀可见一辆灰篷马车正如飞朝西方驰去。

第四十一章剑手本色

天，细雨已停，浓云却仍密布。

在高王瀑的另一边，白袍人踏着沉重的足步向前直行，他腋下所挟的朝天尊者及洪江依然中毒昏迷，不省人事。

走出一程，他凭着一种天生敏锐的察觉本能，下意识里隐隐感觉到好像有人尾随跟踪——

白袍人定身侧耳倾听，四下除了骇人的寂静外，再无其他声响。

他再度举步而行，心中忖道：“奇怪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怎会感觉到有人尾随在后呢？况且四下空旷，又是杳无人踪，莫非这只是我的疑心生暗鬼而已？”

寻思良久，始终不得要领，他摇了摇头继续前行，走过一段路，那怪异的奇想忽然在他脑海中长大起来。

白袍人想着，适才的沉思又重回他的脑际：

“我的直觉既然告诉自己，有一个神秘人物缀在背后，那是再也不会错了，十年来，我时时刻刻，提心吊胆的过着紧张的日子，早已养成了异于常人的机警本能，还有什么风吹草动能瞒得过我？”

这会子，阳日从密厚的云层后面穿出来，金黄色的光线洒在旷野的一角——

白袍人回首一瞥，倏然发现有一个影子一晃即逝，他定了定神再瞧，地上却只有高处山林的投影，没有任何异处。

他默默对自己道：“虽不知这跟踪之人究竟是谁，但从这一掠即逝的影子上看，其人定必身具上乘轻功无疑了。”

越过莽原，绕经一道山角后，地势逐渐陡峭，白袍人望见前面一株大树，疾地闪身掠到树后。

一个身影不一忽来到切近。

白袍人将腋下的朝天尊者和洪江放置树旁，“刷”地晃身疾跃出去，恰正拦住那人去路——

触目所及，但见此人脸面腊黄，满脸病容，约莫三旬左右年纪，两道目光有如鹰隼，冷冷地盯视着他。

白袍人开口道：“朋友自高王瀑一路跟踪老夫至此，敢问有何见教？”

那病容汉子冷冷道：“足下耳目倒也灵敏得很。”

白袍人指着犹自人事不醒的洪江及朝天尊者，道：“朋友你是冲着这两人而来，抑或专程找某家的麻烦？”

那病容汉子视线掠过树旁躺着的二人，道：“我要找的是谢全印。”

白袍人沉声道：“然则朋友是冲着某家而来了？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如果你是谢金印，我便没有找错人，但你在高王瀑又口口声声自称司马道元，我一时倒不能确定你的真实身份……”

话至中途，忽然右手一抬，一掌击了过去。

谢金印阅历何等丰广，对方这一掌看似轻淡描写，毫无着力之处，骨子里蕴藏着一股坚强凝重的气势，而且他抢先动手，更是占尽先机，谢金印若要击破对方气势，似乎只有掣剑反击一途。一个照面之间，便逼得谢金印非要出剑应付的敌手，到目下为止，显然尚不多见——

然而谢金印仍无用剑的意思。

眼觑对方一掌击至，谢金印倏地抽身倒跨了半步，双手翻飞，刚柔互变，立刻将病容汉子掌势封住。

病容汉子挥掌再攻，对方封拆了七八招，皆是有来有往之局，忽然病容汉子一声叱咤，停下手来道：“你为何尚不用剑？”

谢金印淡淡道：“除非万不得已，某家之剑向不轻出。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你以为我会是省油之灯么？”

谢金印道：“尊驾掌力诚然高强一时，但某家仍无须使用兵刃对付你的赤手空拳。”

病容汉子怒道：“你认为我尚不够资格使你用剑么？”

谢金印冷冷道：“我也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
病容汉子呆了一呆，仰首寻思，旋即哼了一声，挥掌又上，双手连环攻出，随着招数变化，涌出两股无坚不摧的力道。

病容汉子这一展开强攻手法，目的不外乎迫使对方出剑，谢金印何尝不知他的意图，心下暗暗感到狐疑，可是他生性沉着坚凝，将疑念抛开，不一会便稳住局势，双方交手二十余招，竟是势均力敌的局面。

病容汉子掌招挥劈间，劲道源源不绝，足见功力颇为深厚，加之他招数诡奥，使得谢金印不能占得丝毫上风，这是他近二十年来首次遇到的厉害对手，为求制敌于胜，使得他再无考虑的余地，决定出剑攻击。

但见他右腕一抖，“呛”地一声脆响亮起，霎时漫空精芒电射，剑子已经到了他的手上——

随着长剑出匣，一股无形杀气随之涌将出去。

寒芒电射之际，病容汉子居然还快了一线，双手一错，抢先攻出一掌，他转身挥掌攻击的几个动作，几乎在同一时刻完成，病容汉子发出这一连串的快动作，无疑的是为求抵消对方出剑时所挟带的凌厉险恶气势。

饶是如此，一股瞧不见的杀气仍旧弥漫四周，病容汉子掌势为之一窒，再也递不出去。谢金印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尊驾一再相逼，恕某家得罪了。”

右手一动，剑身发出激烈风雷之声，直取敌人腰间以上部位，同时一股森森杀气亦笼罩住敌人身形。病容汉子寒声道：“好一招‘下津风寒’——”

霎时他额上汗渍陡现，亦自催动全力，发出一掌迎拒。

但闻“呜”“呜”怪响不止，人影乍分，两人相距五步，面对面峙立，终于病容汉子上身微倾，蹬地往后倒退半步。

谢金印手中长剑支地，沉下嗓子道：“尊驾竟能接得下某家这一招‘下津风寒’，足见高明，你报上名来。”

病容汉子喘一口大气，道：“你不用追问我的姓名来历，我是绝不会说的。”

谢金印道：“尊驾适才一掌，极似武林中别树一帜的南海秘传心法，但如果你是南海……”

病容汉子轻咳一声，打断道：“姓谢的，你的剑法可称得上当今无双，眼力见识亦属非同凡俗，但如妄测我的来历，定然要悔之莫及。”

谢金印道：“噫，有这等事？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从方才那扶风三剑起手式的气势法度看来，我已可确定你真是二十年前的职业剑手谢金印，殆无疑问了。”谢金印道：“尊驾一再迫我用剑，难道只为要确定我是不是谢某其人么？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那也未必尽然。”

谢金印道：“然则你打算再碰碰扶风三剑的下面两招么？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以往你除了受雇之外，一向懒得动手杀人，不审是否属实？”

谢金印道：“正是，不为银两而动刀动剑，是多么愚蠢的事。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足下此言，颇合吾意，那下面两剑便不用再试了，咱们今日之战，就此作罢如何？”

谢金印惑道：“但是你一路尾随某家至此——”

病容汉子用着一种奇异的神色望着谢金印，缓缓道：“这一条路乃是通往鬼镇必经之道，足下可是要到鬼镇荒园去？”

谢金印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病容汉子沉声道：“是的话，奉劝你莫如不要前往了！”

谢金印微微一怔，方待开口说话，病容汉子复道：“姓谢的，你一生结了不少仇家，奇怪的是要杀你的人都非你的仇人，倒教我感到大惑不解了。”

谢金印苦笑道：“这也许就叫做天网恢恢，报应不爽吧，以前死在某家剑下的，又何尝有一个是我的仇人？”

病容汉子迟疑半晌，道：“问题在这里，有一千人在鬼镇荒园里摆布了一个阴谋陷阱，正等着你前去蹈涉，这干人显然都非你的仇人。”

谢金印淡然道：“有这回事？”

他乍闻这道消息，面上神情仍自十分淡漠索然，从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孔上看，似乎即使长剑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也不会令他触情动容了。病容汉子道：“你竟一点都不感到讶异么？”

谢金印懒慵慵地摇摇头，道：“某家对天底下之事都不在乎，更何况杀人的手段，我早已司空见惯了。”

病容汉子“哦”了一声，凝目打量着眼前这个奇异的人物。

谢金印冷冷道：“你也参与了这项阴谋，是吧？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自然我是有份的。”

谢金印道：“那么尊驾为何要在事先对我警告？”

病容汉子道：“你也甭追问这些了，依你谢金印那种漫不在乎的性子，虽则明知前路有险，你也是要去闯一闯的，我的话没错吧？”

谢金印颌首道：“你是深知我心，某家既然决定到鬼镇去，便再无任何事可使我回头了……”

病容汉子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好！好！不愧是剑手本色，咱们后会有期——”

一转身，迈步如飞而去。

谢金印望着对方的背影逐渐远去，心中若有所感，低声自语道：“这也不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么？……他的行径与某家当年倒有几分相似……”

这时，阳日西沉，黑夜似一张网幕似的撒了下来，谢金印愣愣仁立了好一忽，挟起昏迷中的朝天尊者及洪江继续前行，身影渐渐自黑夜的旷野上消逝……

……

第三个夜晚，谢金印走进了鬼镇。

二十年来，这座经常闹鬼的镇集，经过一次祝融的破坏后，便形同一座废墟，触目所见，尽是残墙败瓦，好一片荒凉景象。

天上一线月色自云层里隐去，星光全无，黑沉沉的长空压得人有一种窒

闷的感觉，更加添了周遭阴森诡异的气氛。

谢金印甫踏上这座空无人居的废墟，便隐隐感到镇上黑影幢幢，空气里透着一种异样肃杀的阒寂。

他望着那些幢幢黑影，只是淡然一笑置之，这座鬼镇，二十年来谢金印来来往往也不知走过多少遭了，虽然不久之前它才遭到大火的浩劫，但形象并未改变多少，谢金印走在镇集路上，便如轻车驾熟，他能在黑暗里仅凭直觉，找镇上每一条道路和每一幢房舍。

忽然他视线落到右侧被火烧得只剩一幢空壳的房屋上，立刻晃身掠到门边，悄无声息隐入黑暗之中。

一道模糊不清的粗哑声音，传入他的耳际：“……月已偏仄，点子也该到了……”

另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“主上算定那人于今晚来到鬼镇，吩咐咱们在此望风，绝不容许有任何疏忽大意，老李，你有什么发现？”那老李道：“刚刚我似乎瞥见了街道上有一条模糊的人影——”

那低沉的嗓音道：“那你为何不早说？”

那老李结结巴巴道：“那黑影一晃即逝，我以为是我看花眼了，老二你知道，整夜全神贯注地瞪大眼睛望着街道，可不是一件玩的事儿，难保不会错把树杈当夜鬼，传出去可不要成为弟兄们的笑柄……”

那低沉的声音打断道：“他妈的，你可是嫌脑袋长在脖子上碍事了？你竟不发暗号联络，到时主上怪罪下来，可够你受的。”

那老李道：“放一百二十个心，我自会留意，先说说你去见那家伙的情形吧。”

那低沉的声音道：“提起这个可真教人泄气，这几日咱奔波得也够劳累了，走一趟路数十里，又是过河又是爬山，马不停蹄来回的跑，结果那厮竟摆出一付爱理不理的态度，险些把我给气炸了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复道：“最令人气恼的是还得望着他的脸色行事，丝毫不能开罪于他，说话又得毕恭毕敬的——”

那老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这一趟算白跑啦。”

那低沉的声音道：“后来还是主上亲自出面，说好说歹总算把他请了出来，哼，那家伙好大的架子，我就不信他有多大的能耐，值得主上如此郑重其事，请他出马——”

那老李道：“听说他是南海什么门派的，充其量也不过是旁门左道罢了。”

谢金印听到这里，缓步从暗处走将出去，那对谈中的两人骤闻足步声响齐地一惊，长身立起。

那老李破口喝道：“谁？”

谢金印横身立在两人面前，那老李朝指期文道：“你——谢……谢金印……”

谢金印面色洋洋自若，道：“关外双鞭李氏昆仲，亦是白山黑水间的有名人物，不想居然越混越不争气，充当起他人的跑腿来——”

那关外双鞭彼此对望一眼，右首一个马脸汉子伸手入怀掏出一件物事，屈指就要弹出，谢金印情知对方欲发出暗讯告警，当下冷笑一声，身形一欺而前，双掌齐动，分击关外双鞭胸前要穴。那关外双鞭仓促之下，疾地蹬步后退。

然而谢金印是何等人物，他内力收发由心，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只

见他双手原式不变，掌心猛可向外一吐，一股真气从他手心透出，“呼”“呼”二响过处，遥遥击中七步外敌手二人的穴道。

谢金印悠悠道：“五个时辰后穴道自解，你等好生休息一下吧？”

挟起朝天尊者及洪江，大步离去。

月至中天，投下一线凄迷的银晖，鬼镇街道上绝无其他行人，谢金印疾行如风，忽然之间，他发见前面街道拐角处出现一条人影——

谢金印心念微动，自然而然放缓足步，前面那人行路的速度亦甚为缓慢，双方接近时，谢金印看出那人是个身穿一袭黄色袈裟的僧人。

这会子那黄衣僧人徐徐回过头来，触目见到谢金印腋下挟着二人，其中一人又和他同样是个和尚，不觉怔了怔。

那黄衣僧人双手合十，打个招呼道：“这位施主请了。”

谢金印道：“大师请了，恕某家怀中有不能执礼。”那黄衣僧人道：“不用客气，施主夤夜赶路，想必有要事在身，但不知施主是不期路过鬼镇，抑或有意至此？”

谢金印道：“彼此彼此，大师与某家同一时候走在相同的路上，某家心中疑惑未解，正想请问大师同样的问题——”

黄衣僧人道：“贫僧是偶尔路过此处——”

自然谢金印对这答覆不会感到满意，这黄衣僧人于斯时斯地出现，令人生疑，但他却无心多谈，正欲匆匆别过，那黄衣僧人目光已再度触到他腋下所抱着的人，惑问道：“施主怀中所抱何人？”

谢金印道：“事不关己，大师还是不要问的好。”

黄衣僧人道：“这两人肤色紫黑，中焦阻塞，分明是身中巨毒的征候，贫僧对岐黄之术略有所长，未知可否容贫僧略尽绵薄之力？……”

谢金印不料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他冷冷打量了对方一眼，心中盘算这个形迹可疑的和尚，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

口中说道：“咱们素昧平生，可不敢无故劳动大师。”

说着无意将腋下的朝天尊者挪动了一下位置，变成了头部朝外，黄衣僧人电目一瞥，为之耸然变色，道：“如果贫僧眼力不差，这位大师应该是朝天神庙的住持朝天尊者——”

谢金印冷冷道：“大师与朝天尊者是旧识知交么？”

黄衣僧人道：“称不上什么知交，仅只有过数次香火之缘而已。”

谢金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大师若无他事，某家这就告别了。”

转身便待走开，黄衣僧人在后面道：“施主慢行一步——”

谢金印回头道：“大师尚有何见教？”

黄衣僧人悠悠道：“贫僧幼习相人之术，施主入目但觉印堂青气凝而不散，天突微凹，恕贫僧多言，施主尔来行动可得留神一二。”

谢金印道：“依大师瞧便如何？”

黄衣僧人迳道：“只怕今夜便有奇祸临身！”

谢金印沉吟一刻，道：“依此道来，大师是言之有心了！”

黄衣僧人微笑道：“贫僧胡言，施主但比过耳秋风可也。”

言罢，举步走向左方小道，谢金印虽觉这和尚言语古怪，行径可疑，但并未留难于他。

谢金印心中隐隐感觉到前路凶险正多，但他生性特有的那股不在乎劲儿，又使自己不愿费心去追究。

他健步如飞，顷刻已走出鬼镇，四周逐渐变得更为荒凉，展开在他眼前的是一片乱冢堆，一幢茅舍座落其间。

坟场上野草丛生，萤虫四下飞舞缭绕，和磷磷鬼火相交映，景像格外显得阴森与凄凉。

谢金印迳自举步走到茅舍前面，黑夜里，那幢茅屋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，没有一点火光透出，他沉吟了一会，神色逐渐凝重起来，他悄悄将肋下两人放置地上，举起右手轻轻在木门上敲了敲。

“笃”！“笃”！“笃”！

茅屋内却是了无声息，这时外面天空浓云密布，谢金印无端之间觉得有一股不祥的预兆自心底升起，他默默对自己呼道：“要是——要是二弟有什么不测的话——”

“吱”地一响，他一手撞开了木门。

木门一开，谢金印立刻迈步跨入，忽然感到一阵杀气袭身，对这等杀气，他的反应最是机灵，感应立生！

他脚下寸步不移，右腕迅速一抖，寒气电射，“呛啷”一声，长剑已在顷忽之间出匣——

但黑暗中那股杀气仍然直逼而至，并没有因他剑子掣出而稍有减弱，谢金印深知在此等情况下，普天下只有一个人能够办得到。

那便是他的同胞手足谢金章！

谢金印手腕一沉，长剑顿住去势，沉声喝道：“二弟，是你么？”

一道火舌升起，黑暗中那人点着了烛火，昏黄色的光线撒了一地，将一个白发苍苍老人的脸相浮映出来——

谢金印嘘一口气，收剑入匣道：“二弟，你太过紧张了，方才我一剑几乎在你的胸膛穿个窟窿。”

谢金章道：“我的一掌，也几乎拍在你的背宫死穴上，咱们俩算是扯平了。”

兄弟两人对望一眼，谢金印唇角微动，想要挤出一丝笑容，但没有微笑，只有苦涩的沉默。

终于，谢金章打破了沉寂：“大哥缘何直到此刻方始回来？”

谢金印微叹一声，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为兄近些日子来在外间的遭遇，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。”

旋即自门外将昏迷不醒的一僧一俗抱进房里，说道：“二弟，这两人交给你了。”

谢金章凝目一瞧，道：“中毒的么？”

谢金印点点头，道：“谅你已看出来，中的是毒甲天下的马兰之毒——”

谢金章耸然动容，冲口道：“马兰之毒，毒中之尊。……他们两人已昏迷了多少时候？”

谢金印道：“三天。”

谢金章道：“时日拖得太久，那怕是没有指望了。”

谢金印沉声道：“二弟，你非要把他俩救活不可。”

谢金章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一僧一俗……”谢金印接口道：“这一僧一俗与为兄昔年那件公案有很深的关系，是以你必须将他俩救活，你对自己的医术还有信心么？”

谢金章道：“也罢，我且勉为一试，成不成可得看他俩的造化了。”

他迅速自壁橱里取出二十支金针，一支一支分别插在朝天尊者与洪江穴脉上，到了二十根金针插完，业已过去半个时辰。

谢金章道：“尚须经过二个时辰方能施功，这针灸之术本不可滥用，缘因针灸一旦插入关节穴脉，其人体内便会油然而生一种抵抗之力，稍有差池即会导致血崩，但目下只有出此下策……”

谢金印对医术是一窍不通，一闻施功尚待一段时间，遂移开话题，道：“二弟，刚刚我进屋时，你正在全神戒备之下，莫非你事先已闻得什么警兆？”

谢金章面色突然变得十分严肃，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昨日我离开此地到邻近镇集购买食物时，忽然发觉背后有人尾随——”

谢金印心念一动，脱口道：“那跟踪你之人，可是一个面带病容的汉子？”

谢金章讶道：“是啊，大哥怎生知晓？”

谢金章将他路上的遭遇说出，兄弟两人都感到十分奇怪，不觉陷入沉思之中，猜测那病容汉子的路数。半晌，谢金章道：“大哥，这事必有蹊跷——”

谢金印道：“怎地？”

谢金章道：“那病容汉子一上来便逼我动手，对我说的也是相同的几句话，试想他若站在敌人那一边，为何事先又要向我们告警？”

谢金印道：“这疑问以后不难揭破，目下最要紧的是猜出他的来历路数，将来动手时好有个准备……”

谢金章沉吟道：“这个神秘人物武功别辟蹊径，与中州武学大相迳庭，无疑来自南海，但问题又出在这里，如果说他来自南海，那又太无可能了。”

谢金印面色一凝，道：“你是指当今仅有几个人知晓的秘闻么？”

谢金章道：“不错，说起来已是五年以前的事，南海一门突然在一夜里被人消灭殆尽，一总有十二个高手遇害，那下手之人事先显然计划周详，不可能有漏网之鱼，眼下这个病容汉子出现……”

语声戛然而止，两人相互对望一眼，分别转身过去，背对着背，仁立茅屋当中。

他们两人虽然只是默默的站立着，不见有任何动作，但却恍如两支上了弦的弓箭，随时都可能射将出去。

黝黑的乱葬岗上，幢幢黑影朝茅屋这边移动。

谢金印冷冷注视着窗外荒冢上那幢幢人影，在他那如隼目光的扫射下，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休想逃得过他的耳目。

半晌，他沉着嗓子道：“他们来了——”